

南洋平原上空的炊烟

□吴清华

葡萄柚园拾趣

□黄明安

小镇离城40多公里。山环水抱。山间草木扶疏，溪水潺潺。溪流上有桥梁，桥分三类：从前的石拱桥，高速公路的水泥桥，动车铁路线上架设的高架桥。

我从城里去小镇探访，车子驶过这些桥，或穿过下面的桥洞，才到山里。

临近年关了，小镇街道两旁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摆着各色货物：山珍野味、年糕年饼，楹联灯笼，花烛鞭炮，琳琅满目。在年味飘荡的三岔路口，我们找到那家“西天尾扁食”店。这是一家夫妻档小店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店里有两位食客。

园主见我们来了，问道：“天气寒冷，来一碗扁食热乎一下？”我们婉谢了，说早餐才吃过，不饿。

园主问：“你们想上山采摘柚子吗？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她笑着说：“柚园距离镇街只有五公里，可最后几百米无路，车开不到，要爬上去。”她接着说，“采摘柚子，也是辛苦劳动呀！”我说：“我们驱车前来就是干活的，”我看同伴说，“大家不怕辛苦，是不是？”一群人都笑了，像表了决心一样。

男人是扁食店的厨师，他正往沸腾的锅里下扁食。他身系围裙，手执汤勺，在做两碗扁食米粉。这种米粉为红色，红米做的。他装了两大碗扁食米粉，色香味皆可人，随手还撒一把葱花在汤里，便端给食客吃。

我看着食客吃扁食，突然后悔说吃过了。园主看着我说：“你们先采摘吧，中午回来在这吃饭。扁食米粉、扁食线面、扁食汤配米饭都有的。我走不开，我儿子带你们上山。”

园主呼唤她儿子，一个年轻人，20多岁，脸上还长着青春痘。

年轻人拿出几把剪刀，一捆麻袋子，开着一辆摩托车，招呼我们上车跟着他走。我们抵达山上，把车子停在一座土地庙旁边。

我抬头看山：满山遍野，层林尽染。时值寒冬，山坡上树枝萧条，一片红黄。路旁落叶遍地，野草都枯萎了。山坡下就是柚园。柚子树不高不矮，一棵连着一棵生长，成片规模壮观，一直往山里延伸过去。我问年轻人说：“你家有多少亩柚园？”年轻人答：“这一大片园子，几百亩吧？开店忙不过来，你们来采摘，我们都高兴！”

他把剪刀分发给我们，还从柚园里取出水桶。他让我们把柚子先装进桶里，再提上来装到大袋子里。

我们拿着剪刀，翻开树叶，取下包裹袋，一个个黄橙橙、圆滚滚的柚子，就在眼前了。这种柚子名叫葡萄柚，比蜜柚、文旦柚都小，一年生一季，一季采两月。前几天，朋友送葡萄柚给我，我吃到甜头，问她来处，便结伴寻找过来。

一群采摘者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一下到柚园里，就发出一片欢呼声。

柚子长得太好了。它们挂在树枝上，三五成群，高低错落，包裹纸取下来，水灵、洁净。

我看柚子可爱，先不采摘，而是取出手机拍照。我想给寒冬腊月的葡萄柚留几张照片。也想给一群采柚的人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我采柚子观赏，闻它淡淡的清香。我想果香只有在果园里最新鲜。在果园里劳动，也是人最尊贵的行为之一。一切世间的劳动，还有什么比采果更好的？太阳照在我身上，给我带来一股温暖和诗意。

年轻人看我发呆，笑对我说：“你们可以一边采摘，一边品尝，尽管吃呀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！”我问他说：“吃到肚里不算钱？”他说：“这是果园呀，任何人来都可尽管吃。”

我们在柚园穿梭观赏，采摘柚子，体验劳动，干得不亦乐乎。年轻人教我们辨别葡萄柚的品质，他说个大不一定好吃。他采下一颗，放手上说，像这个浑圆饱满的，外皮橙黄色，手掂重量足的好呢！他帮我们把装满的柚桶搬上来，装进大袋子。一小时不到，有人喊累了，停下来剥柚吃。柚子果肉多、水分充足，一群人或站或坐或蹲，每个人都吃得满口流汁，双手黏乎乎的。我们到池边洗手，两只雉鸡飞过柚园。徒步走回时，还看到一只松鼠爬到树上。

下午两点，回到镇街，我们逛了一圈，买到冬笋、方糕和白粿等货物。吃扁食时，看园主一家人把采摘的柚子分装袋子。每袋30斤，两辆车都装满了。临走时，园主抱一捆芥菜相送，我们说带不走，她把芥菜往车上塞，“山里芥菜，尝尝鲜呀！”

一到家，就看到母亲早已把饭菜、碗筷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，而且菜都是我喜爱吃的。心情大好的我，让阿胜陪我喝上几口小酒。

苏阿婆的话，让我突然明白母亲不愿进城的原因。刹那间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田园式的新乡村宜居，宜养。看来，我没必要再催母亲进城住了，故乡才是她落叶归根的地方。



郑倩 作

多年前的一个冬日黄昏，我站在壶公山下一座水库的坝上，眺望着南洋平原。平原上，村庄被一层轻柔的炊烟所笼罩，仿佛披上了一层薄纱。我知道，每一缕袅袅升腾的炊烟，都连接着一座温暖的柴火灶，而每一座柴火灶背后，都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——那里有母亲忙碌的身影，父亲疲惫却欣慰的笑容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笑声。

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，柴火噼啪作响，火焰跳跃着，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锅里的饭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弥漫在整个屋子里，让人感到无比安心。窗外的寒风呼啸而过，但屋内却充满了温暖的气息。

我自小在农村长大，对柴火灶并不陌生，它的温暖和烟火气息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。然而，真正意义上与它亲密接触，是在我上小学那年。

那一年，爷爷去世，家里进行了分家，煮饭的任务意外地落在了我稚嫩的肩上。放学回家，我把书包随意挂在墙上，先去喂了猪，然后走向那座对我来说不再只是熟悉的柴火灶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它——那个散发着温暖和烟火气息的地方，它将陪伴我度过无数个日子。

小小的我站在柴火灶前，洗锅，淘米，下锅，放水，洗地瓜，切块，都放锅里。把小锅盖盖在下层，笨重的杉木大锅盖盖上层。妈妈发明的两层锅盖法，饭煮得快，省柴禾。为了够到大锅，我得登上一个小凳子，小心翼翼地盛起锅里的饭菜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：这些饭菜即将被送到正在田里劳作的父母手中。

在灶膛里塞些火引子，从灶壁的小龛里摸出火柴一擦，“嗞——”，随着火柴的燃起，一阵磁药味冲进鼻子，唤醒了脑中关于火的许多记忆。我把火引子点燃，加上柴禾，把火慢慢烧旺。火焰轻轻舔着黑黢黢的铁铸大锅底，时而热烈，时而懈怠。我久久地看着灶膛里火焰的跳动，看久了觉得有点无聊，就去书包里拿出刚刚分发的新书，一边翻看书里的彩图，一边继续烧火。新书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，北京天安门、五星红旗、春天的燕子、绿色的柳树，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让我沉迷其中。

不好，灶里的火灭了。我赶紧放下书，塞进一把柴禾，左手拉起灶旁边的木风箱。呼呼呼——，风箱笨重地喘着急促的气息，把风不断地吹向灶肚的“肚脐眼”，急切地想把这已经熄灭的火救活。看着风箱不怎么给力，我拿起竹制的吹火筒，对着风箱，憋足气使劲吹几下。突然“噗”地一下，火焰从灶膛里爆燃，涌出灶口，我躲闪不及，额头的头发和眉毛被烧得一片焦黑，发出一股刺鼻的焦味。下午上学，同学们发现我没了眉毛，亲切地问我：“蒙娜丽莎同志，你的眉毛被谁偷走了？”我回答道：“报告！我的眉毛太美了，灶兄弟嫉妒，一把火把它们烧了！”大家一阵哄堂大笑。

对我来说，煮饭其实有隐形福利，可以方便我烤地瓜或芋头吃。地瓜不要太大，在刚烧火时扔进灶肚角落，让它们慢慢烘熟。饭煮沸，灶火熄灭，用火钳翻找出地瓜，香气在小厨房里弥漫。我迫不及待了，等稍不烫手，掰开烤得焦黄的皮，地瓜露出酥软金黄的瓜瓤，像蛋黄一样，引人垂涎。芋头风味与地瓜不同，更有一种乡间泥土的味道，烤着吃，这味道就更突出了。

很多时候，守在灶口前的时光是寂寞的。有时太阳光透过屋顶的那块玻璃瓦射进厨房，一道笔直的光柱在厨房里探查，从西墙到东墙。明暗对比强烈时，暗处灰尘或水蒸气浮游到光柱内，立刻显出原形，游走痕迹被光柱照得清清楚楚，而一离开光柱，它们又如幽灵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常常想，这世界上那么多黑暗角落里，是不是还隐藏着许多灰尘一样看不见的幽灵。

寂寞时，我开始关注起火柴盒上贴着的火花标签。火花

图案有各地风景、各种动物、红楼梦人物、三毛故事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到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那个世界远离灶火，美丽又神秘。我开始收集火花图案。我会到村里各个垃圾堆翻找，翻着翻着，不断蹦出一两个火柴盒，一看图案，让我惊喜不已。一段时间后，火花册渐渐丰满起来。翻开，能看到如诗如画的风景、栩栩如生的动物、飒爽英姿的运动员、表情各异的红楼人物、忍俊不禁的三毛故事。我会和同学一起欣赏，也带动了他们的收集。

家里要办新房乔迁宴了，爸爸在院子里搭起篷，用土砌了一座两口的柴火灶。焖豆腐最有地域特色，作为当地民间宴席首道菜，它寓意兴旺发达，闷声大发。五花肉煸炒，加葱头蒜瓣香菇虾肉蛏干等，翻炒，加水，调味，烧开，揉碎的豆腐下锅，用几个搪瓷盆扣住锅边，让豆腐更紧实，炖半个小时，撒上蛋液、葱花、芫荽，一锅热气腾腾、清香扑鼻的焖豆腐煮好了。放一挂鞭炮，在噼啪噼啪鞭炮声中，焖豆腐被端到每一桌上，宴席拉开了帷幕。接着，拼盘、海鲜、荔枝肉、卤面、海蛎汤、汤圆，各色佳肴轮番登场，把人们的肠胃伺候得服服帖帖。而柴火灶听厨师差遣，时而大火直攻，时而中火稳烧，时而小火慢煨，直到散席鞭炮响起，它才收住灶膛中的火，有点不舍地让灰烬慢慢熄灭。

过了尾牙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。红灯笼高高挂起，春联贴满门楣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柴火灶迎来了这一年中最“高光”的时刻。家家户户厨房里弥漫着炖肉、蒸红团年糕和油炸食品的香气。豆腐、荔枝肉、带鱼、甜丸子、花生米、紫菜，各家炸的东西不一，相同的是，厨房里都氤氲着食物的香气，柴火灶边都围着温馨的一家人。

柴火灶是过年的灵魂所在。它不仅承载着日常的三餐，更肩负着年夜饭这一重要的任务。母亲早早地就坐在柴火灶前，添柴加火，精心烹制每一道菜肴。奶奶也忙开了，蒸完红团，开始炸豆腐。不一会儿，豆腐浮上来，全身变得金黄。奶奶刚把炸好的油豆腐捞起，七八只手就伸到漏勺上，各自拎起一块，只蘸一下酱油醋，放口里一咬，外焦里嫩，豆腐腐着花生油的香味，在嘴里的每一个角落冲撞，直到被咽下喉咙，余味犹在。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奶奶脸上的皱纹更加舒展了。炸花生米时，奶奶到灶口，看了一下火，添了几根龙眼木，说炸花生米火要稳，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忽大忽小。我记着了，小心地看着火，不时地拨一拨龙眼木下的空气通道。待到花生米炸出微微的噼啪声时，奶奶用漏勺麻利地捞起，说，歇一会就脆了，再炸会太焦。我们围在灶边，期待地看着母亲的手艺，偶尔还会帮忙递个铲子或调料，增添了几分热闹的气氛。

迎祭完灶公，贴上新买的灶公像，柴火灶煮出了一年最丰盛的年夜饭。一家人围坐在简陋却温馨的小饭桌旁，昏黄的灯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映出一片和煦的光晕。桌上摆满的菜肴是母亲用心烹制的心意。长辈们端起酒杯，祝福子孙健康成长，孩子们则兴奋地谈论着压岁钱和新衣服，偶尔还会因为一件小事哄堂大笑。午夜时分，当钟声敲响，新年正式来临。五彩斑斓的烟花照亮了夜空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孩子们欢呼雀跃，大人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，每一个家庭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，祈愿未来充满希望和幸福。

如今城市里没有了柴火灶，乡村也用上了煤电气，柴火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几千年来，飘荡在乡村上空和诗人画家脑海里的袅袅炊烟，逐渐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消失。我想，清朗透明的村庄里，人们的生活应该还和以前一样幸福无忧吧。

故乡，是落叶归根的地方

□江文明

打了几个电话给母亲，叫她到城里来住，可母亲说，她不想离开老家。

我的老家在石扁头，前对九十九岽，后靠仙崇峰，地形狭长，凹凸不平。一条小溪穿村而过，土楼错落分布，高大雄伟，风光秀美。

许多年前，石扁头还是湖坑镇南江村一个偏僻、贫穷的自然村，村民仅靠一点薄田维持生计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不见鲜衣怒马，粗衣劣食才是她的真实写照。每年，村民们种下了层层叠叠的希望，收获的却是曲曲弯弯的寂寞。

上周日，邻村“做大福”（一种祈福活动），母亲说，亲戚邀请做客，正好无事的我决定顺便回一趟老家。

那天，天空湛蓝，阳光和煦。车子一路疾驰，不久之后进入了南溪土楼群“十里画廊”的地界。山，还是那样的山，静穆，起伏，绿得逼眼。摇下车窗，风迎面袭来，是曾经熟悉的气息。放眼望去，沿途高低不一、形状不同的房子早就变了样，从旧变新，从土变洋。我有些诧异，记忆中的村庄模样，竟显得有点隔膜与疏离。

一到家，就看到母亲早已把饭菜、碗筷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，而且菜都是我喜爱吃的。心情大好的我，让阿胜陪我喝上几口小酒。

太平桥上暖心事

□陈锦

在民间的传统观念上，年暝（春节）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，而年暝廿五（腊月廿五日）则是一年中“最大”的日子。

所谓的“最大”，就是最神圣，需恪守的禁忌最多。民间认为，这一天是天神们游走人间，考察人间善恶的日子。所以，作为被考察对象的人，这一天要小心翼翼，大抵除了礼拜神佛，便是诸事不宜。

就在大多数民间仔细度日的当儿，枫溪下游的太平桥上却是另有一番景象：桥上聚集了许多衣装褴褛身背“乞吃包”（乞丐的袋子）的乞丐，集镇及周边的商贩、农人们，则扛着囊袋分别从两头上桥，依次给“乞吃”（乞丐）们散发铜钱和米、谷，直至囊袋空为止……这就是枫亭人特有的腊月廿五之“施济日”。

当初初闻枫亭有这么一种民俗活动时，颇觉暖心，一句话，这种施舍行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，因而非常赞赏枫亭老乡特有的同情心。

“喜舍布施”固然是传统民间的寻常行为，但这种行为更普遍地体现为与民间信仰有关，重“神”而轻“人”，而且，这种信仰多基于自私狭隘的观念，无非指望以小“香火”换取大“保佑”，并非出于内心的对神灵的敬畏与尊崇，与同情他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而枫亭太平桥上的施舍，则纯出于对人的同情与关爱，于是，我心目中的太平桥上，便洒满了人性的光辉。

这种施济在经济条件改善的当代，只能算是一种普通的民间慈善活动。但是，在全社会物质生活普遍贫乏的旧时期，这种施济的现实意义就格外重大，并且，就其民俗活动本身而言，也具有独创意义。

俗谚云：做贼的内偷出，做乞的外乞入。这表明传统莆仙老乡耻于为丐，能自食其力的人绝不肯做乞丐。所以，本地的传统乞丐无非为三类人，即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、无法从事生产劳动的残障人士和遇上天灾人祸失去生活基础的难民。他们求乞的目的无非为了获取最基本的果腹活命之物，所以，他们是一个真正值得同情和济助的弱势群体。试想，能在年终岁寒之际，施予他们聊以卒岁的铜钱和粮食，岂不是雪中送炭，济急时之所无？岂不是莫大之善，莫大之功？

又到了年终岁寒时节，记起了枫亭的“施济日”。于是，给一位枫亭的老友去电，问他这个习俗如今是否还延续着？

老友回答说，还在延续。他说，“施济日”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桥上及桥两头，后来渐渐集中在桥头的观音亭前。近年来，为不影响交通，又改在桥头从善堂戏台前的广场上。而施舍的环节，也改为由一帮热心公益的老乡统一收集，并由他们在广场上统一发放给前来受济的“乞丐”和困境者。

这种做法可谓是与时俱进的爱心接力！在感激老友详细介绍的同时，我在心中默默地祈祝着：愿枫江长流，塔斗长青，愿枫亭老乡的慈爱之心世世传递。

诗五首

□予怀

忆汀港山

海蘸碧山万壑松。
当年鞍马起涛声。
天寒最忆云横处，
半地蟠石撼北风。

泗华陂

城北叠嶂凝苍翠，
女郎纷纷逛缓溪。
吴公庙高簇云彩，
绿水依旧绕古陂。

寄友人

湄洲屿岸浮潮音，
九鲤山头九漈深。
莆阳处处行皆好，
绝妙坑螺芥菜美，
浊酒何时慰履痕。

冬游天马村

落落山村涧溪冷，
鳞鳞古厝依翠屏。
极阳不忘山人意，
旧馆重营酒满倾。

钟潭石刻“日观”考

□洪琛

钟潭位于莆田市城厢区霞林社区西部，以瀑布著称，“钟潭噌响”自古为莆田二十四景之一。山上奇石错杂，飞瀑“噌吆如钟鼓不绝”，有三盅奇瀑、戚公祠、观瀑亭等多处景点，以及“钟潭飞瀑”“大司马”“尚书桥”等历代摩崖石刻。

山腰有一处隶书石刻，当地百姓及一些记载称“观日”，笔者认为应自右往左读作“日观”。一是由于“观”字左侧有一行字，写道“吴麟征书”，每字约10厘米见方。按照古人从右往左、从上到下的书写习惯，题字的落款竖写在作品的最左边，读作“日观”显然更符合这种惯例。据《明史·吴麟征传》记载“吴麟征，字圣生，海盐人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进士。初建昌府推官，擒豪猾，捕剧盗，治声曰闻。父忧归，服阙，补兴化府，廉公有威，僚属莫敢以私进。”作者吴麟征（1593—1644年），为官期间素以清正廉洁和刚正不阿著称，后奉命镇守京师西直门，在李自成破城之际“自经”，赠右兵部侍郎，谥忠节”。著有《家诫要言》等。